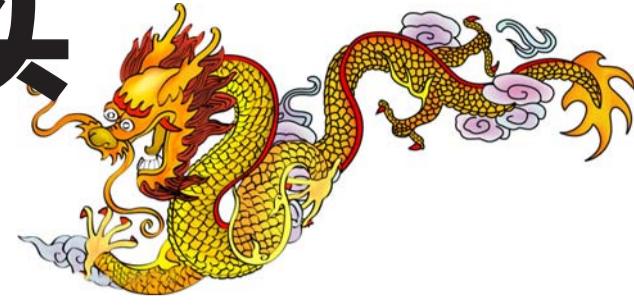


○风土民情

# 二月二龙抬头



□刘烟生

二月二，俗称“玉龙节”，有“二月二，龙抬头”之说。传说武则天面南坐北称帝后，惹恼素有男尊女卑观念的天庭玉帝，他传谕四海龙王不得向人间降雨，以示惩戒。于是，人间大旱，江河干涸，粮食枯死，百姓生路断绝。众雨神虽心不忍，但不敢违背玉帝旨意。唯掌管天河的玉龙体恤民情，私降大雨。玉帝得知这一消息后，勃然大怒，下令将玉龙贬到人间，压在西岳华山之下。并在山麓峭壁写下“玉龙降雨犯天规，当受人间千般罪，若想重登灵霄阁，除非金豆开花时”的诗句，让玉龙永世不得翻身解脱。

善良的百姓没有忘记为自己造福的玉龙，想方设法要搭救救命恩人，这如何让金豆开花就成了他们研究的课题。后来，有聪明人想出一个主意，用黄豆代替金豆。次年二月二，人间家

家爆炒黄豆，“巴嘎”之声响彻云霄。百姓将炒好的开花黄豆，恭恭敬敬供在院中的供桌上，请玉帝审验。这法子真灵，玉帝一见人间千家万户金豆开花，只得赦免玉龙的罪过，传谕将龙王召回天庭。从此，留下“二月二，龙抬头，家家炒黄豆”的习俗。除此以外，还有诸多禁忌和祈福活动。

这天，节日起来前，当家主人先念“二月二，龙抬头，龙不抬头我抬头”。然后，提着灯笼房前屋后都照一遍。最后要高举起灯笼照一照房梁，便照便念：“二月二，照房梁，蝎子蜈蚣无处藏”。二月二前后为惊蛰，传说刚要出蛰的虫子被这天的灯火晃照后，自动跌落，即可除灭。当家的主人，还要备好家什盛着草木灰，呈龙腾状围着住宅蜿蜒撒一圈。之后，进入院内环绕水缸再撒一圈，意为“引龙回”。一是祈求龙王行风作雨，保佑五谷丰登。二是龙为百虫之神，龙来了，百虫皆躲藏，对

人健康有益。也有的人家用红线系一铜钱，从门外拖入家中，称谓引钱龙，祈求龙王保佑庄稼丰收，六畜兴旺。

胶东农村还有行为禁忌和饮食禁忌。这天不动针，不做针线活，因为苍龙要抬头观望天下，做针线活怕刺伤龙眼；不洗衣服，以免伤了龙皮；不能推磨压碾，恐怕压了龙头；不到井上挑水，以免水桶磕碰井沿伤了龙头；不喝稀饭、不喝疙瘩汤，以免糊了龙眼。

家家户户应吃水饺，叫“龙耳”，吃春饼叫“龙鳞”，吃面条叫“龙须面”，吃馄饨叫“龙眼”。吃炒黄豆叫“金豆开花”。有的人家炒黄豆时还加点糖精或白糖，那是又香又甜，嚼起来“咯嘣”脆，更是孩子们的美食，就像今天孩

子吃巧克力的感觉。这些禁忌和风俗的延续，折射出普通百姓的朴实善良和感恩之心，融入美好的期盼和祝愿。过了二月二，忙腊月，要正月的春节在胶东农村也落下帷幕，恢复农业耕作等活计。

此外，还有“二月二，剃龙头”的习俗。民间认为这天剃头能剪出一番新气象，剃除万缕旧东西，一定会带来好运。小孩剃了“龙头”，龙腾虎跃，活泼可爱；中年人剃了“龙头”，龙马精神，身体健旺；老年人剃了“龙头”，龙盘虎踞，威风犹存。是日，理发者甚多，理发店生意十分红火。是呀，忙腊月，要正月，春节之前修理的头发，也确实该打理一下了，不教白发催人老，更喜春色满面春嘛。

○追根溯源

# 源远流长东解甲庄

□李镇

东解甲庄村北依苗顶山，南临辛安河，是莱山区解甲庄街道办事处驻地。这里风景旖旎，民风淳朴，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世代生活繁衍在这片神奇土地上的勤劳勇敢的东解人民，用智慧和汗水把她建设的富庶美丽和谐安宁。

追根溯源探宗问祖是萦绕在我们每个人心头挥之不去的心结。关于村名由来历来有许多观点和争论，归结起来有三种说法。

一是大顺军将士解甲休整说。相传，明末闯王李自成的大顺军进胶东，曾有一路人马路过此地。部队因长途跋涉人困马乏

在此解甲休整三天。官兵们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百姓们箪食壶浆夹道欢迎。大军离开后，为纪念此盛事，村民们遂把村名叫做解(jie)甲庄村。在汉语言中“解”为多音多义字，在用于地名人名时读为“解”(xie)。故将村名读为解甲庄村。后因村西又建一村，为加以区分，解甲庄村人把村名改为东解甲庄村。此说法为本村老人历代口碑相传，并无正史或族谱等文字确切记载。笔者查阅史料发现，明末清初著名诗人、文学家丁耀亢在《出劫纪略》一书中，对李自成大顺军在胶东的活动情况有详尽的记录，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东解甲庄村命名有一定的根据。

二是明朝移民迁徙说。据史料记载，明朝曾有多次大规模从四川、云南向胶东地区移民活动。专家们考证，这些移民大多为部队解甲为民。东解甲庄村碑记载，东解人先祖是从小云南而来，这也吻合当时官兵解甲为民休养生息的说法。

三是尚书赵仁解甲归田说。据《宁海州志》记载，“赵仁，东解甲庄人。洪武初擢都御史，调兵部尚书，累迁至五军都督，审断平允。”赵仁的传略在《明史》中没有立传，但其事迹在《国朝列卿传》和《明太祖实录》中确有记载。赵仁是莱山区现知最早的武尚书，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任尚书令。村里老人

回忆，老辈就有赵仁荣归故里改村名为解甲庄的说法。当年赵仁曾在村南建有府邸，现已全毁，且无后辈在村居住。如果这种说法可信，据此推断，建村至少有620年历史。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人”。笔者认为，村史的发掘整理研究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好事。对传承文明，继承传统，理清村庄发展脉络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撤村并居的实际和村中知情人士已高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村史面临失传。着手进行挖掘整理，给后人留下详尽的历史资料更显得刻不容缓。

○历史名人

# 郭显德与烟台

□安家正

有一个人的名字与“开埠文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就是著名牧师，美国人郭显德。

郭显德1835年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名门豪族。28岁时，具体说就是1863年6月4日，又娶了一名贵族小姐为妻。他们新婚不到一个月，7月3日就踏上了征途，从纽约登船，绕过好望角到上海，这个行程需要六个月。

这可不是甜蜜的新婚蜜月，六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吃不到任何新鲜食物，以致所有的船员都先后得了坏血病，只有一名船员例外，勉强操纵着舵轮。郭显德也得了很严重的慢性腹泻，以致后来折磨了他20年。船到上海的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许多医生都劝他返回美国。至少也要留在上海，不要到山东的穷乡僻壤去。

但是，他为了布道，用他的话说，就是“完成上帝的使命”，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终于在1864年的春天到达了登州(今蓬莱)。

蓬莱的土绅绝不欢迎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郭显德和同船来的狄考文夫妇三家根本租不到房子，只好挤在一所破旧已

久、荒草丛生的庙宇里。

1864年8月，郭显德夫妇很不情愿地离开了蓬莱，拒绝了美国长老会本部让他们去北京的安排，毅然到了烟台，要在在一个“没有一个皈依教徒”的地方开始“光明前景微乎其微”的工作。

他们在珠玑村买了一所当地人没人敢住，据说是“闹鬼”的房子，从此开始了他在烟台半个多世纪的生涯。这个远离闹市小村庄后来成了基督教在烟台的一个活动基地，外地来烟台的传教士都要在这里中转。

1865年4月，他开始了首次巡回布道旅行，之后，他的足迹踏遍了胶东各地，在穷乡僻壤的集市上，当然受到了围观。他只恨自己受到了语言的限制，不能更清晰地表述基督教的教义。在莱阳的客栈里，他遇到了一名极具个性的学者王淳，送给他一本《马可福音》。王淳一夜就全部读完了，并且从此以后就皈依了上帝，连同他的儿孙都成了基督教徒。这给了郭显德巨大的鼓舞。

1865年12月，他回到了烟台，试图开办一所男校。历经许许多多的磨难才招了三名学生，还因为受不了邻居的威胁都跑掉了。但是他并

不气馁坚持办学。1866年12月创办文光小学(男校)和会英小学(女校)。这标志着烟台近代教育的最初成果。1886年，把文光和会英合并扩充为文会书院。数年之后，烟台布道站已经办起了50多座学校，其中有著名的益文中学。

1875年(又说是1866年)以5700元买下了同乐街(今市府街)37间房，创立博物院，陈列珍禽奇兽和矿石标本。据统计，每年到博物院参观的达到80000—95000人次。当时烟台的青少年鲜有不到博物院玩耍的，它确实为培养烟台孩子的博物做出了贡献。迄今那两条巨大的鲸鱼额骨还放在烟台市博物馆的角落里，作为历史的见证。

郭显德的活动涉及到很多方面，医院、幼稚园、花边作坊等等，1890年同继配夫人苏紫兰在玉皇顶开设诊所，成为后来著名的毓璜顶医院的前身。还创办了玉皇顶幼稚园，办了最早的幼儿园师范学校。

看他晚年的照片，已经是一个十足的中国老人了。他把毕生的精力和热情都献给了中国。1921年，郭显德以85岁的高寿病逝在烟台，葬于万国公墓。

烟台人是不会忘记他的，为了纪念他，烟台益文学校历届校友集

资建成一栋三层楼名之为“思郭楼”。历经80年的风雨屹立如故，就是现在烟台二中的旧楼。最近据说是已经拆掉了，但是口碑却是永远拆不掉的！

义和团“扶清灭洋”，但是有一个“内部通知”：“洋人不杀郭显德，华人不杀赵斗南”。厚重的口碑保护了郭显德，给他提供了“无形的盔甲”，真的是刀枪不入。因为作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



郭显德

“行走烟台”是本报针对烟台(含各县市区)本土文化、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如果你生活在烟台，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稿件一经采用，稿费从优。

**新闻热线:**967066  
**投稿邮箱:**qlwbtmxs@vip.163.com  
**投稿地址:**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264003

○趣闻轶事

## “金鸡”为何没能“上天”



□刘友铸

1979年夏天，我从济南军区步兵学校政工队毕业，回到胶东昆嵛山区我的老连队担任副指导员。一天下午，连部通信员小王接到营部电话通知，大意是：今天晚上七点，在营部操场集合，观看美国进口片，电影名字叫《金鸡上天》。要求部队统一着装，自带马扎，6点45分前入场完毕。

那个年代，基层连队的战士们平时最开心的有两件事：一是吃大包子，二是看电影。听说今晚有电影看，大伙儿的情绪一下子都上起来。有的说，这个电影从未听说过，一听《金鸡上天》这个名字肯定错不了。也有的讲，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是不好，可人家演的电影还是挺好看的。

晚饭过后，各班排都做好了准备。6点半，全连集合，值班员清点人数，除岗哨值勤人员外一个不少。这时，值班员在队前提出了要求，指导员也强调了几点。在去营部操场的路上，大家迈着整齐的步伐，口号喊得震天响。

晚上7点整电影正式放映。随着音乐声起，荧屏上推出字幕，电影名字叫《紧急下潜》。此刻，我们连的战士们差点儿笑出声来……

原来，我们营里的一位首长，当时在我们连里蹲点，那天回营部办事时，接到了团部关于看电影的电话通知，正赶上营部通信员不在场，他就打电话将看电影的事直接通知了我们连，用的却是胶东乳山老家的口音。而我们连部通信员小王是鲁西南人，刚入伍不久，听不大懂胶东话，就错把“紧急下潜”听成了“金鸡上天”，从而闹出了这么个笑话来。